

德齡女士原著
秦瘦鷗譯述
光緒帝畢生血淚史

上海百新書店發行

素皮留译

瀛海拾贝记

果老书





• 式名簽其及者作書本 •



• 情談下月妃貴珍與帝緒光 •

介紹原著者

在三十歲以上的人的記憶裏，「德齡公主」應該不是一個陌生的名字吧？她曾經寫過許多英文的作品，並且其中有一二本早已在二十多年前經人翻譯出版；而當民國十六七年的時候，她也曾在祖國有過較長時間的逗留，甚至還在上海跟李時敏君伍愛蓮女士等演過幾天英文戲，地點是博物院路時代的蘭心大戲院，所演的大概就是清宮秘史一類的劇本，由她自己扮演「大清國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聖母皇太后」——西太后。

其實不但照中國的習慣，已經覆亡的一朝所頒給的種種頭銜都得一律作廢，從來沒有再公開使用的；便是真要保留她在遜清一朝所取得的封號的話，也祇應稱為德齡郡主，因為她和她的妹妹容齡女士（封山靜郡主）都不是努爾哈赤的嫡裔，根本就沒有晉封公主的可能。這一個錯誤是第一位譯述她作品的先生所鑄下的，她只草草地譯出了 Princess 這一個字，並沒有考慮到在中國還有公主郡主之分。其後德齡在上海演戲，廣告裏少不得要寫她的大名，她也就落得「自高身份」的以公主自居了。

同時又因德齡原籍東三省，（東三省人在前清是一概被稱為滿洲人而不算在中國人以內的）後來又嫁了一國美國人，並且所發表的著作全是英文，所以在一部份人的心目中，已把她看得完全成了一個外國人了。其實她却是十足的中國人！她的大名「德齡」兩字，也是和她的令兄令妹等排行的，所以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清宮二年記」譯本上，把她的大名隨便譯做「德菱」，甚至改排重印後猶未校正，委實是極可異的。

德齡女士的父親裕庚公爵，是滿清的一位貴族，曾經做過駐歐各國的欽差大臣，可算是一位前輩外交家。他在英法兩國逗留的時期很久，他的一家也隨着他同客異域，所以德齡女士的兄弟姊妹早年

都會飽受西方教育——她的二哥勳齡是在法國讀陸軍的，長于攝影術；她的妹妹容齡女士英法文也都很好，嫁廣東唐寶潮先生，七八年前曾經用英文寫過一本歷史小說「香妃」。我在譯述「御香縹緲錄」和「瀛台泣血記」這兩部書的時候，因亡友唐云帆兄之介，很得到勳齡先生和容齡女士的幫助。——及至回國以後，經慈禧太后的賞識，便把她們姊妹兩位一起召進宮去，像女官又像小輩的撫養着。她們在宮裏大約住了兩年光景，旋即離京南下。（有人說她們是給西太后驅逐的，因為她們的母親竊取了宮內的寶物，確否不可知。）她們在上海的交際場中也相當活動，德齡便認識了美國駐滬領事館中的副領事 Mr. T. C. White，由戀愛而結婚；後來 White 君的職位更調，他們便一起回到美國去，不久更因 White 君的改充新聞記者，德齡也就跟着開始了她的著作生活。她的作品除「瀛台泣血記」「御香縹緲錄」以及一本較舊的「清宮二年記」之外，尚有「The Golden Phoenix」「Kowtow」等六七部，都是以清末宮內的情形為題材的。平心靜氣的說：她的文字寫得委實很流利，而她當年的宮廷生活更幫助她貯藏了不少珍貴的材料，雖不免偶爾也有歪曲事實，取悅讀者的地方，尚不足為大病。

她和 White 君曾經生過一個男孩子，取名 Thaddeus R. White，不幸在未成年前便死了，所以她在「御香縹緲錄」的扉頁上，會題下「In loving memory of my son Thaddeus Raymond White」一句很傷心的獻詞。這個孩子去世後，他們夫婦倆的感情大受影響，甚至有許多人說他們已經離婚了。

民國二十四年的秋天，她獨自回中國來走了一次，其時「御香縹緲錄」一書恰好好在申報上連載完畢不久，我就湊她經過上海的時候，上華懋飯店去和她長談了二三小時。那時候她已是一位將近五十歲的半老婦人了，衣飾當然全部洋化，見了人也儘可能地不講中國話；在她心目中，美國已是她的祖國，中國反是一塊陌生的土地了。記得我在送她上滬平通車的一天，曾經很率直地向她建議，希望她以後如有著作，最好介紹一些中國的新事物，不要讓歐美的讀者永遠只知道中國有一位 Empress Dowager。

Project。前年起美國朝野熱烈倡導援華運動，我在報紙上似乎也看到德齡女士參加「中國之夜」及「一碗飯運動」的消息。或許我們這一位老朋友對於祖國所持的觀念已經改變了！

說也真巧，前年十月我到重慶，十一月初因朋友的一再邀約，加入時事新報，重慶已間斷達四年之久的夜生活，每夜自己發稿，與剪刀紅墨水爲伴。隔不到幾天，一個晚上，正當我在分發第三次中央社電訊稿的時候，忽見一標題：「德齡公主撞車身死」。仔細一看，原來我這位老朋友在加拿大爲汽車所撞，醫治無效，已於十一月二十二日亡故。我便把這消息特地交給第一版編者，請他加個黑圈框登出，雖然我自己也知道論新聞價值，這消息是不值得如此大做的。

第二天，許多文藝界的朋友和我見面時，都特別提到這件事，因爲他們都知道我和德齡過去的友誼，想從我這裏聽到一些她的生平。後來我就寫了一篇東西，給時事新報副刊青光發表，內容和上文大致相同，因爲我對她的認識也不過如是而已。

秦瘦鷗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元旦改作

作者原序

光緒，這一位中國歷代最不幸的天子，這一位久已給人們怪冤苦地誤認着的國王，當他誕生的時候，就帶來了一串不祥的預兆。而他托身的所在，偏又是迷信力最深最强的所在。及至他長大以後，又給許多無可違抗的禮節和習慣緊緊地束住了，不讓他有一些自由的機會。他的一生簡直是無數互相連貫的悲劇。

我因為曾經留在清宮內給太后當過幾年侍從女官，對於光緒的一切，幸得有較深的認識。同時，並得有更先的機會聽到他自己所說的許多悲痛的故事，以及他打算革新國家政務的各項計劃。

當然，這祇是我個人的意見，也可以說祇是一個私人敬慕光緒的人的意見。那末我何以會這樣敬慕他呢？這是完全受了他那和霽的態度、廣博的知識，和高超的見解所感動的。不過，我可以堅決的相信，假使光緒的政柄不因戊戌政變而被剝奪，那末中國在今日，必然還是一個很強盛的皇國。溥儀也決不能再給日本人當傀儡，而各省連年不絕的內戰也是決不會有的事。

這一位高貴的國君，在我的記憶中，實在不失為是一個肯盡心給民衆謀福利的大人物。可惜中國歷來傳統着的那些不合理的法制的力量比他更强，硬生生地迫着他送命。這在中國的历史上，真是一個極大，極不幸的轉變，而他自已却就做了這不幸的轉變中的犧牲者。

如果我所構成的這一篇有關他畢生歷史的故事，一經發布之後，竟能把世界上一向對這位不幸的國君所持的種種誤解，就此一掃而空，那我是一定要引為非常快慰的。因為唯有這樣，才可以說公正的批判已給予了這一位良善可愛的大人物。

德齡 一九三五年七月

者述譯 者著原
鷗瘦秦 記血泣臺瀛 士女齡德

(The Son Of Heaven)

一五	葉赫那拉	一三三	三二	結束他辛酸的一生	三一五
一四	李蓮英	一一九	三一	皇室出亡長安	三〇八
一三	不滿意的配偶	一〇六	三〇	拳匪之亂	二八四
一二	特種教育	九六	二九	絕望中的希望	二七四
一一	小朝廷	七九	二八	幽囚中的一對情人	二六六
一〇	皇上的日常生活	六五	二七	戊戌政變	二五五
九	不吉的預兆	五一	二六	最後之上諭	二四一
八	萬歲爺	三九	二五	建設新中國	二三三
七	預言居然應驗了	三四	二四	外侮頻仍	二二六
六	四年最快樂的生活	二九	二三	康有爲	二一六
五	三朝開眼	二〇	二二	隱患的滋長	二〇七
四	乳母的選擇	一七	二一	醋海興波	一九二
三	賜名	一三	二〇	送子觀音廟	一八二
二	劉鐵口與張瞎子	五	一九	珍妃，可意的人兒	一七〇
一	異兆	一	一八	光緒親政	一六一
	作者序言		一七	同床異夢	一四六
	介紹原著者		一六	悲劇是序幕	一三九

一 異 兆

從迷信方面講，在燃燒中的蠟燭上也是可以看到各種啓示吉凶的預兆的。這時候，醇親王前面的桌子上就有兩支很粗的紅燭燒着。醇親王是咸豐皇上的親兄弟，其時他正獨坐在書房裏守着漫漫的長夜，外面恰巧在下雨，粗大的雨點不住的打在屋子上，依着尋常的傳說，有許多福神和邪鬼多半是會乘着雨勢走進人家屋子來的，可是這個倒可以不必管。因為王府的門戶是非常曲折的，而一切的神鬼都只能從直道中闖進來。所以無論是福神，或是邪鬼，都是絕對走不進的。其實醇親王這時根本也沒有顧慮到這個。就是外面那樣傾盆似的大雨，以及在廊簷下號嘯着的大風，他也一概都不曾注意。（按醇賢親王府其時尚在北平西城太平湖。及光緒入繼大統，改爲祠廟，乃將府址遷於十刹海後海。）

他實在沒有工夫注意它們。

他的一雙眸子正牢牢地看定着他前面的兩支紅燭：一支在他左面，一支在他右面，一般都燃得很亮，他耐心等待着希望得到一個預兆。

醇親王的身材很高，也很瘦，相貌是純粹屬於雍容華貴的一派，衣服當然也很富麗，他正在守候他福晉的生產，他是非常敬愛着他的福晉的。今晚她是快要生產了，所以醇親王特地坐着守候她生產的消息。不知道所生的究竟是一位哥兒——男孩子，還是一位格格——女孩子啊？當然，依他的心意，自然是希望生一個男孩子的。這在中國，差不多是個個父親如此。當他在獨坐守夜的時候，便留心瞧着那紅燭上的燭煤，打算卜出一個預兆來，以定那將生的孩子的命運。

在從前，一切蠟燭的燭蕊，都是用一種質地很堅韌的紗線做的，當一路在燃着的時候，燭油雖漸漸傾瀉下來，但那燭蕊却決不跟着煥掉，總是留着一段墨黑的長長的燭煤，那些當值的便得不時走過

來，用筷子把燭煤夾斷，丟在旁邊安放著的水碗裏，這樣便不致再會有一陣難聞的臭氣留在屋子裏了。

醇親王很小心地親自用燭剪夾下了兩段黑油油的燭煤來，分別丟在兩個小碗裏，他留心瞧著那第一段燭煤丟下了水去。但這一段東西却一下水便沉下去了，水面上並不會現出什麼蹤跡來，於是醇親王便失望地嘆了一口氣。

還好，那第二截燭煤卻並不沉得那麼快，使他頓時覺得很興奮，全神貫注地瞧著。當那燭煤才到水面上時，因為有一部份還在燃燒中的緣故，先就騰起了一陣黑烟，幸而這書房實在是太高大了，那麼一縷黑烟，不消半點鐘便完全消失了。黑烟消失之後，那燭煤本身也就在清水裏漸漸漲大了。醇親王便分外注意地瞧著，看它畢竟會漲出一個什麼花兒來？實際上，其時他不僅只是在看，一面還在深深地思索著呢！他要把眼睛前所見的這一截黑色的東西想像出一個名目來，以便在他的孩子出生以後就去告訴那些星相家，讓他們好給他詳解。

他看了一回，便悄悄地自語道：

『啊！這樣子不像我在出獵時所見到的那些長在松樹上的木菌嗎？』

突然，他的眼睛張得很大了，透著一種又驚又疑的神氣，而且似乎還帶著幾許恐懼的成分。原來他所注視著的那一截燭煤，忽而在水面上爆開了，分成無數的黑色的小點，佈滿了一碗，然後逐一慢慢地沉下去。

啊！這該是怎樣一個奇異的預兆啊？醇親王差不多要立刻差人去傳喚那些星相家了，但他終於竭力忍耐著。

他獨自靜悄悄地一直坐下去，不語也不動。當他的下人們踞起了足尖，輕輕地走進來時，他也沒有驚覺。直至他們走到了他的面前來，他才知道是有人進來了。他們都用著一種極度關心的神氣仰望著他，一個捧著幾件茶具，一個站在旁邊準備給他們的王爺上茶。可是醇親王不但不想喝茶，而且還

非常討厭他們。他幾乎要想把他們一腿踢出去。但他的本性原不是怎樣暴躁的，因此依舊又忍住了，讓他們恭恭敬敬地給他端正了茶具。

一個下人便在旁邊捧起那柄茶壺來，替他滿滿斟上一杯。

然而醇親王的心思却決不在茶上，他儘是思量着方才那一截突然爆裂的燭煤。當他喝過了一口茶之後，他立即揮揮手把那兩個下人打發了出去，他願意獨自靜坐着，繼續再深深地思索。

這所書房上面的椽子和橫樑全都雕着許多金碧輝煌的彩飾，如龍鳳文藻之類。因為醇親王也是天潢貴胄，又是才升遐的咸豐皇上的同胞兄弟，所以他這王府的建築大部份都和宮內相仿。屋子裏所有的陳設，自然也是異常的富麗。可是這一切華貴的點綴，現在已像失去了它們原有的光彩，在醇親王的眼簾上祇像許多模糊的黑影，他正全神貫注地想念着他的福晉。就是此刻在內院裏待產的那位貴婦人。

他竭力想幻像出那所臥房的內景來。有時候，他彷彿還聽到他愛妻因忍痛不住而發出的哭聲，並且他似乎還見到她那可愛的龐兒，爲了肚子裏一陣陣的疼痛而扭着扭着。想到這個境界，他的汗珠便在他的前額上和兩頰上淌出來了。他的眸子不住的張大，現出很苦楚的神氣，倒像他自己也直接感到了那生產時的痛苦。

外面的大雨，兀是在不停的下着，雨聲掩過了一切의 聲息，使他和相距不遠的內院像隔成了兩處不相連的房屋一樣。他同時更懷疑那些報信的人們因爲怕走過天井時要給雨打濕他們的衣服的緣故，所以大家都偷懶着不來了。可是時間一分一刻的過去，不知不覺已過了許多時候，仍然不見有人報什麼信來，他一顆吊起的心也就放了下去。他知道假使真有什麼不測的變故臨到了他妻子的身上，那末必然早就有人急忙的來送信了。

他坐立不安了一陣，便打算利用他那些一向很愛好的詩集來消遣消遣。可是這計劃又失敗了，平

常很容易使他吟哦不止的詩句，這時候都變得很平淡了，他只是沒精打采地一頁一頁的慢慢翻過去。現在他又開始厭惡那時間過得太慢了。最後，他就站起身來，打了一個呵欠，掌不住望那靠牆的一張坑上橫躺了下去。他委實是很需要休息了，然而他周身的神經全在很緊張的跳着，甚至使他的手指也不能休息，老是緊緊地蜷着，差不多要把他的指甲嵌進掌心裏去了。

但是這個倒不用我們給他發愁，因為以前的那些富貴中人，幾乎是整天沒有事幹的，不過他們也怕自己的手少活動了會變得麻木起來，所以大家都備兩個很圓的胡桃，終年攪在手裏捏着，醇親王手裏當然也少不掉。因此他的手指無論握得怎樣緊，也不會讓他的長指甲戳傷他的掌心的。他躺到了坑上去之後，他的緊張着的神經便立即鬆弛了許多，疲倦籠罩了他的全身，慢慢地他的眸子合上了，他的雙手伸開了，他的手指也鬆了，兩個胡桃同時落到了地上去。

醇親王是睡熟了。

不料無意識的幻覺又鑽進他的睡夢中去了。他先是夢見一點極微細的火焰，後來這火焰漸漸地長大了，長得像一條龍的紅舌一樣，這火舌再繼續的擴大，把四周的一片黑暗全照亮了。於是醇親王便又見到了一座房屋的屋角，當時他就驚覺到那所房屋已經着火了，旁邊也沒有人去救，因此那火便越燒越旺，那屋子的本身便使他看得格外清楚了。原來那一所蓋着黃瓦的屋子。

正在這個時候，有一種聲浪突然把他驚醒了，他就忙着坐起來，可是當他的眼睛睜開了一半，他自己倒又呆住了。最初他真不明白為什麼書房裏突然來了這許多人，並且這些人都向他恭恭敬敬地在磕頭，直到他們異口同聲的喊了出來，他才知道他們來得不錯。

這些人都喊道：

「恭喜王爺！王爺大喜哪！方才福晉太太已生了一位大爺了。」

二 劉鐵口與張瞎子

醇親王立即很興奮地跳下了坑來，差不多就想馬上趕進去瞧瞧他的愛妻，和那新生的孩子。但他也知道自己決不能進去得太急，必須待一切東西全收拾好，再讓那幾個收生婆把應做的事全部做就之後，他們方始打發人出來請他。還好，他們也沒有教他多等，一會兒就有人出來了。他當然不願再耽擱，便來不及的走進去，穿過了一個天井，到了那臥室的門外，忽而他又大大的害起臊來。因為這個孩子還是他的頭生兒子咧！他在門外遲疑了一回，終於鼓着勇氣走了進去。一進屋子，他的感覺上似乎分外異樣了，因為這時候屋子裏的情形簡直是非常的特別，非常的陌生，彷彿已不是他自己的臥房了。

一切的東西，似乎全改換了它們的本來面目，便是躺在坑上的那位年輕的福晉的臉色，也像疲乏憔悴得有些異樣。她慢慢地旋過頭來，好容易才旋到能够和他照面的地位，然後很乏力地發了一笑。他略一躊躇，便踏起了足尖，走到那坑邊去。像醇親王這樣一位高貴的人物，是絕對難得用脚尖走路的。即使在宮裏頭，別人走路雖得這樣謹慎，他却也不受拘束。

他非到了坑的前面，便伸出右手去輕輕地握住了福晉的手，一面又用着極溫柔體貼的聲音，慢慢地說道：

「我們真是叨天之福，這個造化可算是大極了！」

「這個造化實在是大極了！」她點着頭應道：「我的王爺。想不到我們果然生了一個男孩子，我心上真有說不出的歡喜呢！」

他輕輕地放下了她的手，又在她前額上徐徐撫摩着。

「我們的兒子將來必然能够成爲一個極偉大，極有名的貴人，他將建立許多的功勳，使人們永遠稱道着他的名字。」醇親王開始替他的兒子祝福。

「他也能像他父親一樣的做出很好的詩來。」她附和道：「還能騎着駿馬出去行獵。」

「對於一切出色的書畫和各種精緻的瓷器，他必然也能注意愛護。醇親王又說道：『他一定可以給他父親爭氣，給他母親誇耀。』」

「但是最要緊的，」福晉又有她自己的期望。『必須使他懂得孝敬父母的道理，千萬不要使我們爲了他擔許多的心事，也不要玷辱我家的門楣。』

他們像這樣一唱一和的說了好半晌，都是爲那新生的兒子預祝未來的光榮。在那福晉的內心上，是充滿着 種歡樂的得意。而醇親王是在得意之外，還有着無限的希望。不過在他的得意和希望的背後，還藏着一團很陰沉的黑影，就是方才他瞧見的那一截突然爆裂的燭煤，以及在他夢中所見的大火。並且正當他看火看得出神的當兒，便給下人們的足聲所驚醒了。算起來他在夢中看火燒的時候，正好便是他兒子落下来的時辰。對於這些奇異的預兆，他的確也是非常的擔心。但是他絕對不願意告訴他的愛妻，他希望她永遠不知道，免得一同擔心。

他就在屋子裏來回轉着，因爲他實在沒有心思能够安坐。一面轉，一面隨口和那福晉講論着。好半晌，他才拉過一張椅子來坐了下去。正當這個時候，一個收生婆便顛巍巍地捧着一個用絲棉包裹着的小包兒走上來了。她把自己的手臂放下一些，讓這小包兒恰巧橫在醇親王的眼前。

「恭喜老爺！」她也彷彿很得意地喊道：「這就是新出生的大爺啊！」

醇親王低下頭去，看着他的兒子。他看得非常仔細，他把這一張小臉的各部份全看到了，那孩子的眼睛其時照例還緊緊地合着，可是那兩條小小的眉毛倒在不住的顫動，王爺不禁暗暗地懷疑着，不知道他兒子的心上此刻在想些什麼，或是一無所知。但他也不能和他的妻子多依戀，他必須趕快出去

料理他應辦的事。

他想第一件事情應該辦的就是趕快打發人去召那兩個星相家來。這兩位星相家在北京城裏是頂有名的：一個是姓張的瞎子，人家就叫他張瞎子；還有一個姓劉，因為他所說的話到後來往往總應驗，所以大家都稱他劉鐵口。醇親王對於這兩個個人，一向也很信仰，他知道唯有這兩個個人是不會說假話的。

當那小孩子落地之後，王府裏早就有許多人趕出去，分別往各處有關係的親族那裏報信去了。此刻天色也快亮了，只要天一亮，少不得就會有許多的親戚故舊紛紛進來道喜了。可是他們決不就進內院去問候福晉或觀看那新生的小孩子，因為這是習慣上所不許的。

不過，在他們未來之前，也儘有充分的時間可以讓醇親王去召見那兩位星相家。當下他就立刻打發了兩個下人分頭趕去呼喚劉鐵口和張瞎子。他希望這兩個個人一到，馬上就能給他解釋出那兩起異兆的所以然來。

果然，不消多大工夫，劉鐵口和那張瞎子都到了。他們知道是王府的宣召，自然是不敢待慢的。可是他們來了之後，醇親王自己倒有些遲疑不定了，他幾乎沒有勇氣說出那燭煤在水碗裏爆裂的情形，以及他夢見一所蓋着黃瓦的屋子起火的事來。那末，就不說了吧？這又不成啊。像這樣奇異的預兆如何能讓它永遠模糊過去呢？沒奈何他就硬着頭皮說了。其時那劉鐵口是一眼不霎的看定在醇親王的嘴唇上；而那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看得見的張瞎子，便把他的腦袋歪着，使他的耳朵貼對着王爺的嘴。

『我先是瞧見那燭煤在水碗裏漲胖了。』醇親王捏着一顆跳動得很厲害的心，慢慢地說道：『漲得像一隻小小的松菌一樣，但立刻便爆碎了，一星一星的沉下水去。』

最先開口的是劉鐵口，他真是一些不怕說真話的。

『王爺，依小的看來，這可不是一種吉兆呢？』他毫無顧忌地說道：『因為你諸君啊！王爺，那

小松菌沒有到完全長足的地步，便立刻爆碎了，恐怕將來我們的大爺不到長成，也難免要給惡鬼邪神所弄弄的；並且誰也說不定是在什麼時候。」

醇親王的眉頭緊緊地皺起來了，不自然的冷汗又在前額上和兩頰上分泌着了。但他依舊還耐心聽着，因為劉鐵口又接下去說，用着他那一種慣用的表情。「即使是十分凶惡的預兆，只要湊早趕快禳解，也是可以挽回過來的。」

「那末，還有我的夢呢，就是看見一座房子起火的夢。」王爺又提到第二點。

「啊，王爺！」劉還是很爽快地說道：「看來也不是好兆啊！它的意思，是亂離災變傷痛……」醇親王的臉色，是格外難看了，彷彿這些惡運已經降到了他兒子身上一樣。

「不過，話也不是這樣簡單。」劉鐵口又繼續說道：「無論那一種凶兆，都可以翻過把它當吉兆看。王爺在夢中看見火燒，火是有光的，這樣便可以說我們的大爺必然是一位很了不得的人物，他要像火一樣的光明，既康健，又富貴。」

這幾句話一說，醇親王的身上頓時就像鬆動了許多。現在劉鐵口的話已經說過了，應該輪到張瞎子發表他的意見了。可是張瞎子卻不會「詳夢」，也不會推究預兆的吉凶，他是要憑着小孩子出生的年月日來推算的。

「請問大爺是在什麼時候生的？」張瞎子瞪出了一雙瞎眼，漫無目的地望在某一圓角上，因此他的聲音聽上去也不免覺得有些異樣。

「是寅時生的。」王爺答覆。

「寅屬虎，今天是辰日，辰屬龍。」張瞎子扳着幾條粗黑的手指數着。「不巧得很，正是龍日虎時，自古道：『龍虎不能並立。』所以龍和虎是一見面就要鬥的。依這個時辰看來，王爺，這位大爺的命恐怕不見得是怎樣順利平安的，也許終年不斷的會有許多沖剋，或是爭執相罵一類的氣鬧，要臨